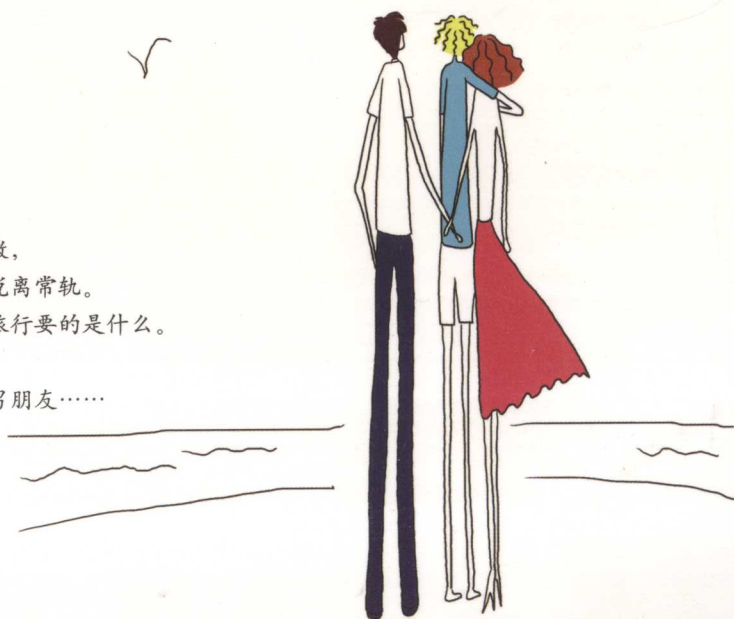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✓ 克里特岛假日 Wish You Were Here

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夏丽娜 译

只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刺激，
任何人的生活都有可能脱离常轨。
我很清楚男人们结伴去旅行要的是什么。
所以，
请你帮我“看”着我的男朋友……





克里特岛假日

[英] 麦克·盖尔 著
夏丽娜 译



Wish You Were Here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克里特岛假日 / (英) 盖尔著; 夏丽娜译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8

书名原文: Wish You Were Here

ISBN 978-7-222-05589-6

I. 克… II. ①盖… ②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3804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23-2008-016

Wish You Were Here

Copyright © 2007 by Mike Gayl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克里特岛假日 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夏丽娜 译

丛书策划 万语文化 (<http://wanyuculture.com>)

执行策划 闫青华

责任编辑 段兴民 范可

特约编辑 何家炜 李琦芳

装帧设计 金山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: 650034

网 址 www.ynpph.com.cn

邮 箱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印 刷 凯基印刷 (上海) 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1

字 数 22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5589-6

定 价 25.00 元

PROLOGUE 幕起



■那次偶然的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

当你翻看着从旅行社拿回来的假期宣传单时，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“这次旅行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”，对吧？

也许你会想：这次旅行会使我今年入不敷出。或者想：这次旅行我一定要学会说当地话。甚至还会想：这次旅行我再也不会跟陌生人调情……

但是，具有这样重要意义的旅行，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上了——就在去年。那趟最后时刻降价促销的七日全包式旅游，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而且是以一种我永远也意料不到的方式。

我这里所说的“改变”，并不只是像重新装修客厅、（再次）戒掉吸烟的坏习惯，又或是改行换工作那么简单的改变。我所说的“改变”，是一种巨大的、足以影响我一生的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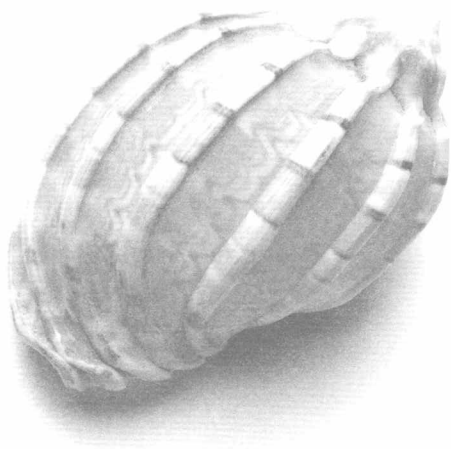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是英国首相的话，可能不会认为这样的改变有多巨大。但是，对于一个在英国布莱顿（Brighton）工作、刚刚和同居十年的女朋友分手的三十五岁男人而言，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！

直到现在，我都难以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。

事情是这样的……

IN THE BEGINNING 源起

一年以前……



■ 开始

通常，当我们经历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后，都会希望寻求改变，尝试开始新的生活。

就在不久前，莎拉，这个和我在一起十年的女人，突然在某一天跟我提出分手，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很难想象，在过去的十年里，我们曾一次次地手牵手从一个地方游历到另一个地方，但那的确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。

三周后的一天，正值温暖和煦的八月清晨，她又回来了，说是要收拾一下剩下的东西，还跟我商量何时能来把属于她的物品拿走。我俩站在过道里，她说：“下周的今天，可以吗？”“好的，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专心盯着她脚下的地毯图案，而不是她本人，“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，虽然我肯定你车子的后备箱里塞不了这么多东西。”

我说这话是当笑话讲的，并不是要嘲笑她。（尽管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讲了很多嘲讽她的话，也说了很多开玩笑的难听话，还有一些奚落她的侮辱话，这些话都很难区分。）

结果从她的表情来看，她还是把我关于她车子的笑话当成了对她的讽刺。当时我想向她解释，我是理解她的，而且也愿意为她服务。当然我没那么做，那么做的话就摆明了我非常在乎她。而这种在乎，使我像个与人太接近而容易受伤害的小男孩一样。对于莎拉这种善于勾引男人的女人而言，这是令她鄙夷不屑的。

因此我没有为我的玩笑多作解释，而是像傻瓜一样愣在那儿，继续盯着地毯。

“奥利弗的弟弟有辆货车，”她说，那天她第一次向我提到了奥利弗，“他答应来帮我，把我的东西送到新家去。”

奥利弗是莎拉的工作伙伴，我很讨厌他，而且我肯定他也很讨厌我。我把讨厌他的原因归结为他一直对莎拉有意思。我从莎拉第一次在谈话中提到他就肯定了这一点。那时他刚开始和莎拉一起工作（莎拉是布莱顿社会福利处的高级调查员）。她下班回到家，总说奥利弗这奥利弗那的。我又不能说什么，因为从表面上看奥利弗对她不感兴趣，他有女友。他的女友来过我们这儿，还一起吃了顿饭，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，因为不久他俩就因为感情不合分手了。

尽管如此，我更频繁地和奥利弗见面了，因为莎拉成了他的安慰者。他一周至少来吃一次饭，朋友们来访时，莎拉也请他过来。我曾因此犯过错，向她抱怨说她和奥利弗工作时每分每秒都在一起，见他比见我的时间还要长。莎拉听了很不高兴，“他刚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关系中解脱出来，难道你不能对他稍微表示点同情吗？”当然不能，因为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，觉得他令人难以忍受，过分殷勤，还有一点自高自大。但我什么都没说，相反，我表示尽我所能，重新认识他一下。

现在莎拉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奥利弗现在很不走运。”

“即使是那样，”我答道，“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只想和你说清楚，仅此而已。”

我想，她的这句“我知道”是在安慰我，而不是充满敌意的误解。她不想说讽刺我的话，只是陈述了一个简单的客观事实。

但不知怎么的，我一点儿都没有被安慰的感觉。

“你什么时候来拿东西？”我问道。

“十点钟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你会在吗？”

“你希望我在吗？”

她沉默了。

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别担心，我不会在的。”

她马上如释重负：“我走的时候会把钥匙留在过道里。”

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这也标志着这次会面的结束。这将是我們最后一次单独见面了。尽管她的新家离这儿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，但她成功地分开了我俩的生活轨迹，以至于几乎无法重合。她换了家超市购物，我们不会在麦片粥的货架旁碰到对方了；早晨她再也不会到“我们的”社区公园散步了；我们住处附近的酒吧，乔治酒吧，现在也成了不能涉足的禁区了（至少对于莎拉而言，是的）；对于我们共同的朋友而言，他们都知道实情，所以也不用担心在派对上会有令人尴尬的重逢。

“好的，那就没什么了。”她说着一扫了一眼大门，然后又看了我一眼，抿紧了双唇：“好好照顾自己，查理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我答道。然后我挤出一个微笑，显示我很感激这一刻的温馨关怀。她也朝我笑了笑，那一瞬间，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定格了：棕色的头发向后齐梳成一个马尾辫，浅绿色的眼睛，光洁的面容，戴着小小的银质圆耳环，穿着浅色的细条纹上衣，胸口露出一抹绿色的抹胸，紧身蓝色牛仔裤，系着一条宽宽的饰有银色带扣的黑皮带，脚上穿了一双黑色平底鞋，看上去像芭蕾

舞鞋一样，一身夏天的装束。

拎起 H&M 牌厚纸袋，里面塞满了从我们的卧室里搜刮到的一大堆东西，她朝门口走去，一言不发地打开大门，走到走廊里，转身随手把门关上了。尽管讨厌自己这样，但她走后我还是傻傻地盯着大门，祈祷着、期盼着听到门口邮箱那儿传来钥匙声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刻，她改变主意，要和我重归于好。但门口毫无动静，她真的走了。为了更好地生活，也许再也不回来了。

我愣愣的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只能回到客厅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随意地按着遥控器，这时电话响了。我不能控制自己，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“是她，她改变主意了，正站在门口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呢。”

“嗨，查理，伙计，”电话的那一端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“下周你打算干啥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结结巴巴地回答，努力克制着深深的失望，“安迪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在问你下下周打算干啥，就是这个事。”

我努力思索着下下周的生活，所能看到的就是我自己躲在公寓里，闷闷不乐，情绪越来越糟糕。

“不干啥，”我终于反应过来，“问这干吗？”

“因为你——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给自己时间，想想该怎么跟我开口，“要和我一起去度假。”

“度假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和你？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我哑口无言，这就是安迪。我知道如果我不想听他喋喋不休，说些我不爱听的话，我就得干脆点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为啥不行？”

“因为——不行就是不行。”

安迪一点儿都没有被我拙劣的托辞搞昏头，“你该明白我这么做是为了你，不是吗？”他开始长篇大论起来，“我坐在家里，想到了你，还有，嗯，发生的一切。突然想到，查理需要的不就是一个假期吗？好好想想，你，我，还有某处美丽温暖的海滩。这儿太冷了，我们可以躲开，出去玩它一个星期，喝点儿啤酒，找点儿乐子，多好啊。而且完全不用你操心，老兄。今天下午，我去了一家旅行社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替你办妥了，你只要给我填张400英镑的支票就行啦，作为交换，我会给你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好像在等着我鼓掌叫好，“怎么样？”

对于大学老同学的建议，我还是挺犹豫的，不是犹豫该不该出去玩，而是犹豫该不该和他出去玩。他的长篇大论对我不起作用，我太了解他了，知道出去度假压根儿不是为了我，是他自己不想和未婚妻莉萨去度假，拿我做了挡箭牌。他可能已经和莉萨谈好了，说他想陪我出去，好帮我“忘了莎拉”。这倒也不全是假话，但我怀疑他另有动机。我敢肯定，安迪会利用这次假期，尽情参加各种男性聚会，他会死磨硬缠，拉我去些我压根儿不想去的地方，劝我做些我压根儿不想做的事。总而言之，他会把我搞得不像我自己。

但他是对的，我确实需要度假，也确实需要从目前的生活状态中摆脱出来。莎拉的离去已经让我六神无主了。除了单独旅行

(对于我目前的情绪而言,是不可能的),安迪的建议确实是可行的。而且我还留有一招,这招可以确保我在这次度假中不会事事听命于他。

“叫上汤姆怎么样?”我问道。

电话那头立刻沉默了。

“把汤姆也叫上?”他答道,装着很冷淡的口吻。

“对,难道你没喊他一起去吗?”

“当然没有。我疯了才会邀请一个信仰再生的基督徒去度假。他们那种人根本不喜欢聚会。”

“但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呀。”

安迪叹了口气,“老实说,老兄,比起我来,哪怕是上大学的时候,他都和你走得更近。”

“嗯,他不去,我也不去,”我答道,“所以你想让我去的话,最好现在就给他打电话,你还有好多说服工作要做呢。”

那通电话之后,我以为再也听不到安迪关于度假的话了,因为我确信,他一开口,汤姆就会一口回绝他。然而,午夜时分,我刚想上床,电话铃响了。

“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收拾行李,准备支票。”安迪说,“因为钻研《圣经》的汤姆要和我们一起去度假了。”

“是吗?”我笑着回答,“我如果现在就签一张支票给你,然后等汤姆不来,那时你已经把支票兑成了现金,钱也要不回来,对吗?老实点儿吧,安迪,我才不会那么傻呢。汤姆不可能答应和我们去度假的,考虑到你对假期的规划,我觉得你劝教皇和我们一起去会更容易些。”

“零二四——”安迪开始报起了电话号码。

“你在说啥？”我打断了他。

“让你给他打电话呀。”

“你觉得我不会打吗？”

“我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你知道吗，汤姆可比你好劝多了。我只说了一句：‘下下周想去度假吗？’他马上说八月份公司没什么事，抽时间度假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他就说了句‘好的’，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在可敬的上帝面前，我的劝说可能特别起作用吧。”

我没吭声，细细琢磨眼前的情形，这听起来不像是汤姆会说的话，一定还发生了别的事。“你知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，对吧？”我威胁安迪，“如果你撒谎的话，我一定会狠狠踢你的屁股。”

“你打吧，”安迪没好气地说，“告诉他做我们的出游伙伴，别忘了提醒他，我们去度假是为了，嗯，找乐子。”

周一上班时安迪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已经订好了机票。我问他去哪儿，他不肯告诉我，说要给我一个“惊喜”。一听他说惊喜，我就浑身不舒服。他这种人，只会给你“惊”不会给你“喜”。举例说吧，我们读书时，安迪宣布他要出去一趟，找些资料。十七个小时后，我接到了他从比利时打来的国际电话，要我给他汇钱，好买机票回来。他就是这样家伙。

抛开对安迪的种种顾虑，我还是松了口气，因为假期定下来了。只要能不回我的公寓，管他去哪儿。莎拉搬出去以后，我的生活就像我的公寓一样空荡荡的。一想到能去那些阳光明媚的地方，哪怕只是一星期，也足够缓解我的情绪了。我可以逃离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，同时给自己打气。不管安迪给我们订的是非洲加纳利群岛的海外游，还是迈恩黑德（Minehead）海滨的国内游，

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离开此地。

这一周安迪忙着给我们订出游计划。汤姆会坐周六晚上的火车从考文垂（Coventry）赶到布莱顿，然后在我这儿住一晚，一起搭第二天的飞机。安迪，他和莉萨住在霍夫（Hove），也会在周六晚上到我这儿来住。星期天我们可以慢悠悠地吃过早饭，去盖特威克（Gatwick）机场，坐上飞机，向神秘目的地飞去。有这样的出游计划可真好，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热切盼望着度假了。